



讀杜詩集得卷之四

古刻單復

陽示讀

乾元元年春杜子在諫官夏赴華州冬晚離官間至東都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
微燕雀高朝罷香烟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
美池上于今有鳳毛

公自註舍人先世掌絲綸夢弼曰至字幼隣父曾嘗於開元
間掌制誥至後玄宗幸蜀為中書舍人帝傳位至當讓冊既
進稟帝曰昔先帝誥命乃父為之辭今茲命冊又爾為之兩
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謂繼美矣鶴曰長安志東內有大明
宮顏氏家訓或問一夜五更何所訓答曰漢魏以來謂甲夜

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謂之五更皆以五為節也希曰漢儀
中黃門持五夜師曰箭漏箭也軍中傳箭以直更誅曰天子
之門九重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紵宗書
謝鳳子起宗有文辭補新安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起宗作
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起宗殊有鳳毛○此詩前四句
言早朝大明宮後四句言奉和賈舍人詩也曰曉箭曰春色
曰香烟曰鳳池皆和賈詩中事意古人和詩並如此後世和
韻不和意者非古法矣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寮友

賈至

銀燭朝天紫陌長
禁城春色曉蒼蒼
千條弱柳垂青瑣
百轉流鶯滿建章
魚佩聲隨玉墀步
衣冠身惹御爐香
共沐恩波鳳池裏
朝朝灑翰侍君王

王維和

絳幘雞人送曉籌
曲衣方進翠雲裘
九天闕闔宮殿萬國
衣冠拜冕旒
日色纔臨仙掌動
香煙欲傍衣籠浮
朝罷須裁五色詔
詔佩聲歸到鳳池頭

岑參和

雞鳴紫陌曙光寒
鸞鶴舞皇州
春色闌金鑊
曉鐘開萬戶
玉階仙仗擁千官
花迎劍佩星初落
柳拂旌旗露未乾
獨有鳳凰池上客
陽春一曲和甘難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天門日射黃金榜
春殿晴曛赤羽旗
宮草未霏承委佩
爐烟細細駐遊絲
雲從足下生
日向掌中流
鵷鷺多時侍
綏步歸青瑣
退食空餘日
長

鶴曰含元殿之東曰宣政宣政左右有中書門下二省公為
左拾遺屬門下故曰左掖洙曰赤羽旗以赤鳥羽為旗也曲
禮主朝無則臣朝亦蓬萊即大明宮漢有鳩鵲觀在甘泉宮
蓋借以此當時之禁掖也詩自公退食默翁曰首二聯形容
殿中朝事三承殿中天門日射形容門外光景末則退朝後
入局出局也○此詩前四句言早朝時事後四句言退朝時
出左掖也天門有日則春殿晴而千官朝矣曰草承委佩烟
駐游絲雲近雪殘應春晴其退朝而出時已晚矣賦也
紫宸殿退朝口誦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
官淑景移書漏稀聞高閣報天姤有喜近臣知宮中每出歸東
省會送瓊文龍集鳳池

誦曰唐制昭容正二品係九嬪文昌雜錄唐制天子坐朝宮
人引至殿上故子美詩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
天祐間詔曰宮嬪女職本備內任今後每遇延英坐日只令
小黃門祇候引後宮人不得出內自此始罷愛御曰雙龍舞
二臣晉荀勗罷中書監云奪我鳳凰池默翁曰首二句引朝
之儀次二句引朝之事三言朝與主上款密未言朝罷又與
宰相款密也書漏註家謂深遠不得聞恐詩意不止於此或
者謂形容君臣精神會聚議論款密雖書漏而少聽聞如此
然後與下句意脉貫串○此詩前四句言朝於紫宸殿時則
昭容引後朝儀香飄花覆春風轉而淑景移矣後四句言退
朝之後則高閣報書漏而稀聞惟近臣知天顏之有喜蓋每
出即歸東省祇送瓊龍以集鳳池爾賦也

晚出左掖

書刻傳呼淺春旗疾仗齊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樓雪融城
漫宮雲去殿低連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栖

洙曰新漏刻銘云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註衛宏著漢
儀使夜漏起宮衛傳呼以為備也夢弼曰魏陳群晉羊祜唐
馬周高士廉每有獻納皆焚其草詩雞栖于埭日之夕矣○
此詩言晚朝退而歸院正雪融城濕雲去殿低之時末章言
避人而焚諫草及出左掖日已夕矣然其忠誠效曲見於言
外得事君之體矣

題省中辭

掖垣竹埤梧十尋泊能對雲常陰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
鷺青春深府內儒表監諫通籍退食遲回違寸心表職曾無一字

補許身愧比雙南金

師曰董賢傳重殿洞門註洞門謂階相當也山谷曰唐省中
皆青壁畫雲詩退食自公又衣職有關仲山甫補之古詩美
人贈我綠綺琴何以報之雙南金○此詩自言居省中梧竹
陰之地故白日靜而青春深且以年老通籍其退食遲回
而有愧者第緣衣職無補違寸心耳首四句言省掖中之景
物末四句自述所懷

春宿左省

花隱掖垣莫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不寢聽金
鑰日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

夢弼曰漢武帝起建章宮有千門萬戶本草珂貝類唐車服
志五品以上有珂傘凡車之制三品以上珂九子四品七子

杜詩卷五

四

五品五子六品以下去通憶及珂唐志補開拾遺掌供奉諷
諫大事廷諍小則上封事○首六句言春宿左省則花隱掖
垣而栖鳥過則日已莫矣星臨萬戶而動搖月傍九霄而多
彩言民勞未息而已得近清光於是不能寢而聽金鑰日風而
想玉珂言恐天明開而羣臣入朝且已有封事欲上故數問
夜之如何史志云民勞則星動搖公詩三峽星河影動搖亦
此意也

送賈閣老出汝州

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艱難歸故里去住損春心宮殿青門
隔雲山紫邏深人生五馬貴苦受二毛侵

趙曰中書省在白華門西故曰西掖紫邏汝州山也青門長
安東城門也昔王羲之出守永嘉廷列五馬後人遂授為太

守事○此送賈至由中書舍人出守汝州故首聯言賈去中
書省第二聯言賈出守汝州乃其故里也然艱難之際得歸
故里雖云可喜而去者留者皆損春心言傷別離也於是宮
殿與雲山之相隔遠矣且人生得五馬之貴而未老可不思
所以勉之哉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雀啄江頭黃柳花鷓鴣鵲滿晴沙自知白髮非春事且盡芳
樽戀物華近侍即今難浪跡此身那得更無家文人才力猶強
健豈傍青門學種瓜

此詩首二句言曲江春日景物次二句言陪鄭八丈飲其意
若曰春日遊賞非老人之事且盡芳樽以戀物華耳既而自
謂即今近侍為拾遺不比往時可浪迹而此身且復有家又

不比向時之無家今鄭文才力尚強健豈宜學種瓜而隱遁耶蓋勉其出仕也

曲江二首

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脣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卧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

趙曰西京雜記五柞宮西青梧觀栢樹下有石麒麟二枚各刊其脇為文字是秦始皇驪山墓上物也○此詩以一片飛花之減春比朝廷一事之失則禡亂之漸也矧風飄萬點其能不使人不悲痛也哉且看花之欲盡莫厭酒之傷多蓋言當此之時惟以酒消愁則可耳即今亂後曲江之上小堂而巢翡翠高塚而卧麒麟細推此理須飲酒行樂以自適也

浮名之累此身耶比而賦也

朝回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穿花蛺蝶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

洙曰孫濟權之舛也嗜酒不治產業常醉欠人酒緡六皆笑之濟怡然自若謂人曰尋常行坐處欠人酒債欲質此緡袍償之古詩云典盡春衣無可柰尋常行處欠人錢詩老夫灌漑毛傳云猶款也馬少憐春日詩云傳語春光道先歸何處邊○此詩公自言朝回日典衣沽酒盡醉而歸者蓋以酒債到處可有而人生七十自古不多見耳且穿花蛺蝶深而初見則點水蜻蜓款款而又飛矣言春始來而夏又至也傳語時人日月如流老將及矣可暫相遊賞而莫相違焉

賦無興也

曲江對酒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精春殿轉霏微桃花細逐揚花落黃鳥時
兼白鳥飛縱飲以判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吏情更覺滄洲
遠老大悲傷未拂衣

趙曰苑外者芙蓉苑之外也曲江在苑北世說王子敬拂衣
而去○此詩首言曲江之景物如此而坐不歸也次言對酒
蓋以縱飲而人拚人棄懶朝而真與世違第自嘆吏情覺與
隱趣尚遠乃傷老大未能拂衣而去賦也

曲江值雨

城上春雲覆苑牆江亭晚色靜年芳林花著雨燕支落水行牽
風翠帶長龍武新軍深駐釐芙蓉別殿謾焚香何時詔此金錢

會暫醉佳人錦瑟傍

宋曰開元間析左右羽林軍置左右龍武軍以左右萬騎營
隸焉芙蓉城連曲江貞元間中書門下奏云中和節初賜宴
錢給百官宰臣已下於曲江合宴此賜金錢會也時又賜太
常教坊樂樂器有錦瑟○首言於曲江亭見春雲起而風雨
作龍武新軍則深駐釐芙蓉別殿則謾焚香言御葦於別殿
避雨也未言何時有詔於此合宴而暫醉佳人之錦瑟傍乎
言當時朝廷未遑如昔日賜錢給百官合宴也

晦日尋崔戡李封

朝光入薜蘿
牖戶寢
鑿弊求起行視天宇
春氣漸和柔興來不暇
懶合晨杯我頭出門無所待
徒步覺自由杖藜復恣意
免值公與侯
晚空崔李交會心
真忘手傳每過得酒傾
一宅可淹留喜結

仁里權况自今即末李生園欲荒舊竹頗脩引客看掃陰
時成獻酬崔侯初筵色已畏空樽愁未知天下士至性有此不
草牙既青出蜂聲亦暖遊思見農器陳何當甲兵休上古為
民不貽黃屋憂至今阮籍三熟醉為身謀威鳳高其翔長
九州地軸為之翻百川皆亂流當歌欲一放淚下恐莫收
有妙理無用慰沉浮

夢弼曰記蓬戶甕牖語後不尸陶潛詩昭々天宇闊張平子
思玄賦匪仁里其焉宅帝王世紀女媧氏沒有大庭氏焉天
氏陰康氏無懷氏皆嚴包儀氏之號曰太昊漢書音義黃屋
車上之蓋天子之儀以黃繒為裏也晉阮籍本有濟世志傷
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
飲為常鍾會數以時事問之飲曰其可否而致之罪以酣醉

獲免漢紀南郡獲威鳳為寶晉灼註鳳之有威儀者也鯨海
魚也大者長千里水族畏之張華博物志地有二千六百軸
互相牽也○此詩首八句言睡覺驚朝光之入雍在牖以照弊
裘乃起視天宇喜春氣之漸和於是乘興出門不待車馬而
徒步自由以起下文次八句言杖藜幽徑免值公侯之節且
復恣意然崔李之交雖晚知心無比每常過之且必有酒故
二宅可以淹留而結歡况自今節相求而無酒乎次八句言
崔李愛愛之誠如此故曰未知天下士至性有此不應每過
得酒可淹留之句且入題意次八句言草青蜂游而思務農
息真以懷上古之不爭及阮籍之酣醉也應氣和柔且起下
文末八句比而賦也言賢人隱而亂賊方熾而未息豈忍永
言以歌耶且酌酒以慰沉浮應何當兵休熟醉身謀之句

送率府程處事還鄉

鄙夫行衰謝抱病昏妄集當時往還人記一不識十程侯晚相
遇與語才傑立薰然耳目開頗覺聰明入千載得鮑林末契有
所及意鍾老柏青義動脩蛇螫若人可數見慰我垂白泣生口別
無淹容百憂復相靛內愧突不黔庶羞以贖給素絲望長魚碧
酒隨玉粒途窮見交態世梗悲路澀東風吹春冰泆莽后土濕
念君惜羽翮既飽更思戢莫作翻雲騁問呼向會恩

公自題程携酒饌相就取別舊唐書唐六典太子左右衛率府
有錄事參軍二人掌監印發付勾稽本隋置唐自之○此詩
首自言衰老多病昏妄交集故平常交往之人亦不能記臆
程侯初見與語其才傑立使我耳目為之聰明非昔比矣次
八句言我得程侯以托末契若管仲之得鮑林然意鍾老柏

青言可守歲寒義動脩蛇螫言可以致用若人可數見以慰
衰老奈何多告別而增我百憂也次八句自言家貧程携
酒有相就取別故曰途窮見交態今世亂道路不通豈不可
悲耶且東風吹春冰則后土濕言天下之人皆辱在泥塗不
可有為之時也未四句念程既歸尤當自愛慎勿輕動戎之
之詞也

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

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
畫青松障障子松林靜杳宜
仙客意相親更覺長生心
山翁悵望

○李尊師玄都道士也長安子午谷有玄都壇京城朱雀街有玄都觀前山陰真傳本漢興有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又皇甫謐高士傳四皓見秦亂作歌曰漢之高山深谷遠連時以去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會貴之貴人不如貧賤而肆志○此詩凡四節首節直深其意次形容畫松之妙次自言好奇古及見此畫而興與精靈聚固知李尊師之愛此更覺良工之用心獨苦也未言所畫之松其下有偶坐之叟如商山之翁當此時之危亂於是悵望歌紉芝曲而悲風為之來也賦也

奉陪鄭駙馬韋曲二首

韋曲花無賴家惱殺人詠尊傾盡日白髮好禁春石角鉤衣

破藤枝刺眼新何時占業竹頭戴小烏巾

○鄭駙馬即潛曜也韋曲地名在長安○沈休文詩憂來命詠樽詠與醪同美酒也○言韋曲之花家可愛然我雖老亦須酌酒以賞之且遊觀之際甘石角鉤衣目破而藤枝刺眼又親何時得占林竹以居於此耶賦也

野寺垂楊裏春畦亂水間美花多映竹好鳥不歸山城郭終何事風塵豈駐顏誰能共公子薄莫欲俱還

首四句言韋曲景物之美次乃言城郭當風塵之際豈可久居耶故曰莫不如與公子俱還而闕此賦也

奉答岑參補闕見贈

窈窕清禁闈靜動歸不同看隨丞相後我往日華東舟柳枝碧娟娟花葉紅故人得佳句獨贈白頭翁

○補闕屬中書居右署故曰隨丞相後公為拾遺屬
門下居左署在日華門東故云我往日華東也○此詩次聯
承第二句三聯應首句末聯言奉答見贈賦也

寄左省杜拾遺

本參

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曉隨天仗入莫惹御香歸白髮悲
花落青雲羨鳥飛聖朝無關事自覺諫書稀

奉贈王中允維

中允聲名久如今契闊深共傳收瘼信不比得陳琳一病緣明
主三年獨此心窮愁應有作試誦白頭吟

○補闕

王維字摩詰系遷給事中祿山反陷長安玄宗出幸

維危後不及為賊所得服藥取痢偽稱瘡病迎置洛陽迫為
給事中祿山大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工皆泣維時

甚悲作詩悼痛賊平下獄以詩聞行在肅宗憐之下遷太子
中允自中允三遷尚書右丞維有別業在輞川唐志左春坊
中允二人掌侍從贊相駁正啓奏趙曰侯景之亂梁簡文帝
使庾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衆奔
江陵梁元帝承制除信御史中丞言維脅受偽命肅宗憐之
下遷中允陳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作檄以告劉備言
曹公失德不堪依附議曹公父子紹敗曹公得琳愛其才
不之責此言維在賊中賦詩痛悼則異乎曹公之得陳琳矣
維戴君之心不二故中以白頭吟喻其不改節也西京雜記
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子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云淒淒重
淒淒嫁女不須啼薄倖人心白頭不相離○首言王中允
之聲譽非一日而興我別亦久矣次言其雖陷賊中然推病

不受偽爵亦已三年於窮愁中應有佳作而誦白頭吟言不變所守也

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觀省用昔時嘗客遊此縣於許生處乞瓦棺寺維摩圖樣志諸篇末

詔許辭中禁慈顏赴北堂聖朝新孝理祖席倍輝光內帛擎偏重宮衣著更香淮陰新夜驛京口渡江航春隔雞人晝秋期燕子涼賜書許父老壽酒賽城隍看畫曾飢渴追踪恨祿在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

鶴曰江寧郡唐為昇州開元中公嘗遊此夢弼曰晉時有僧嗜誦法華經及終以瓦棺葬之後生蓮花二乃示於墓其根自舌頭而出曰彌瓦棺寺即薦福寺也鄭曰淮陰楚州也京口潤州也雞人宮中司曉者言許歸江寧隔雞人之聞矣秋明

燕字清相其秋時而選也名畫記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無錫人多才氣尤工丹青傳寫形勢皆不絕妙曾於瓦棺寺北殿畫維摩詰畫訖光耀月餘金粟影即維摩圖也維摩居士乃是過去金粟如來

目許八奉寄江寧吳上人

不見吳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潸潸未好事今能否老去新詩誰與傳棋局動隨幽澗竹架柴情上泛湖船聞君話我為官在頭白昏只醉眠

夢弼曰釋氏要覽如袈裟者役色彰施也梵言迦羅沙曳華言不正正色四分律云一切上色衣不得著當壞作迦沙葛洪字苑始添衣言道服也默翁曰首傷久別二念吳公三十年後事三念吳公三十年前事也未又曰吳公念我而自道近

況有深意焉見居官不得行其志也

憶弟二首

喪亂聞吾弟飢寒傷濟州人籍書不到兵在見何由憶昨狂催
走無時病去憂即今千種恨惟共水東流

公自註時歸南陸渾在夢弼曰陸渾屬洛陽濟州屬山東○

詩言當此喪亂之時雖聞吾弟在濟州奈何往來人少而書
信不通亂兵尚在而相見無由獨憶向時之昇平歡狂而催
走多病而無憂今也別離多恨之心惟共水東流耳無可柰
何之詞也

且喜河南定不問鄴城圍百戰今誰在三年望汝歸故園花自
發春日鳥還飛斷絕人煙久東西消息稀

洙曰河南東都也時河南已復鄴城相州也為安慶緒所據

九節並以兵圍之○時郭子儀等收復東京而河南已安惟
鄴城未下且百戰之餘今誰在戎望汝之歸已三年矣故園
春日惟花鳥得遂其生耳然人烟斷絕之又是以東西消息
稀少賦也

得舍弟消息

亂後誰歸得他鄉勝故鄉直為心厄苦久念與存亡汝書猶在
辭汝妾已辭房舊犬知愁恨垂頭傍我床

洙曰李陵書註辭房謂妻去室也

送李校書二十六韻

代北有豪鷹馬生子毛蓋赤渥哇麒麟兒尤異是龍春李舟名父
子清峻沈叢伯人間好妙年不必須白晷十五富文史十八足
宿愛客十九授校書二十聲輝赤紫中每一見使我潛動魄自恐

二男兒辛勤養無益乾元元年春萬姓始安宅舟也衣綵衣告
我欲遠適倚門固有道敏在就行役南登吟白華已見楚山碧
藹威陽都冠蓋日雲積何時太夫人堂上會親戚汝翁章明
光天子正前席歸期豈爛漫別意終感激願我蓬屋安深通金
閨籍心未習性懶晚歲悔轉劇每愁悔客作如覺天地窄羨君
齒髮新行已能夕惕臨岐意頗切對酒不能喫迴身視綠野慘
澹如荒澤老鴈春忍飢哀踣待枯麥時我高飛燕猶練新羽翻
長雲濕裊斜凍水饒巨石無令軒車逢衰疾悲宿昔

夢弼曰唐李舟字公度隴西人父岑嘗為水部郎官舟有文
學修辭高志氣以尚書郎使危疑反側者舟不辱命見柳宗
元先友記李肇國史補舟為州刺史嘗與妹書曰天堂無
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代山左傳詩

豎曰有君子白哲湏二男兒宗文宗武也戰國榮齊王孫賈
之母謂賈曰汝朝去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莫出而不還
則吾倚閭而望詩白華夷孝子也太夫人舟之母也汝翁舟
之父也後漢尚書郎直宿建禮門奏事明光殿下筆為詔詔
出語為誥今唐則中書舍人也晁曰凡掌制誥必有草故謂
之起草易繫辭吉凶悔吝生乎動乾夕惕若厲无咎赭白馬
賦別畫超羣絢練夔繼註絢練疾也赭斜漢中谷名合南口
曰褒北口曰斜首尾七百里舟子直耕谷口在此焉真嶧家
道漾東流為漢古詩舟人舟舟舟來何遲○此送李舟
歸省母也舟自以家貧舟子且曰少年不須白哲
要有美才足矣次人句首舟少年富文史聲喧赤我於眾中
每一見之必為心傷且悲二子不能似舟養之無益也乾元

元年春萬姓始安宅舟以絲衣辭我遠適言母有倚門之望
將就行役吟自華已見楚山之碧今長安饑行之冠蓋如雲
何時獲省太夫人於堂上會親戚以相慶耶乃翁又草詔明
光正蒙天子前席賜期不以即將再會而別意終亦感激不
能自已次自述願為蓬蓬之妾乃忝通籍金闈每愁習性慵
懶恐生悔吝者不容於天地羨君年少行已能惕厲自強臨
岐別意頗切對酒自不能飲回身視彼綠野慘澹有如荒澤
言兵後景物蕭索也又以老鴈自比其背時新燕比舟之得
時未乃指其去路而祝軒車之速來以相見不則我已衰老
恐即長喪而悲宿昔矣賦也

偏側行

偏側何偏側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憐隣里問十日不一見顏色

自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行澀如棘我曾無乘非無足昔者相
過今不得實不見愛微軀又非關足無力徒步翻愁官長怒此
心炯々君應識曉未忘雨春風顛睡美不聞鐘鼓傳東家塞
許借我泥滑不敢騎朝天已令請急會通籍男兒性命絕可憐
焉能終日心拳々憶君誦詩神凜然辛夷始花亦已落况我與
子非此年街頭酒價常苦貴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飲一
斗恰有三百青銅錢

公自註贈畢曜夢弼曰曜有文集行于世與公相善為詩酒
之交上林賦偏側心佛註相迫也請急謂請假也朝省官出
入於禁門首有簿籍載姓名掌門者會驗名籍得以通出入
也辛夷樹最高江南正月開花名為迎春此地二月開名木
筆莊子披道方之外者也○此詩公贈畢曜而自言所居伊

迹欲徒步相見愁官長之怒故不果然憶君之心不能自己
是以批之相就飲酒庶可慰吾馳係爾首節言相去甚近而
相見不數次言官馬還官不可徒行君應知此固不我責且
言不寧惟是曉來風雨大作睡美而鐘鼓不聞雖東家驢子
許惜我入朝然又怕泥滑故不乘而使人請假去已豈不大
可憐乎雖然安能終日思君拳拳不能自己耶且辛夷花始
開而已落矣况我與子俱老相會能幾何時哉未言當今酒
貴醉眠者少而我恰有三百文錢可沽酒一斗宜速相就以
共飲也

洗兵馬。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報清書問河廣傳聞一葦過胡危命
在破竹中抵殘鄴城不日得獨任如功之無限功京師皆騎汗血

馬回紇發肉蒲萄宮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過崆峒三年
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
來少司徒清監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香二三豪傑為時出整
頓乾坤濟時了東走無復憶鱸魚南飛各有安巢鳥青春復隨
冠冕入紫禁正耐烟花統鶴駕通宵風釐備雞鳴問寢龍樓
奉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為侯王汝等豈知蒙帝力時來不
得誇身強關中既留蕭丞相幕下復用張子房張公一生江海
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微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青袍
白馬更何有後漢今周喜再昌寸地尺天皆入貢奇祥異瑞爭
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甕隱士休歌紫芝曲詞
人解撰河清頌田家望惜雨乾布穀處催春種淇上健兒
歸莫懶城南思婦愁多愛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

公自註收京後作平園曰唐都長安自太行以東皆山東也
詩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晉杜預傳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
節之後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矣時朔方節度使郭子儀也
沈曰張耳傳如以肉餒虎何益時回紇送兵五千助帝討賊
及師還帝就蒲萄宮宴勞之莊子廣成子在崆峒山黃帝順
下風膝行進而問道鮑曰收復京師以廣平王俶為元帥後
封楚王又徙封成王郭相子儀也司徒李光弼也尚書王思
禮也曹孟德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遶樹三匝無枝可依謝
希逸宣貴妃誄收華紫禁李善註王者之宮象紫微故謂宮
中為紫禁唐曰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
鳳鳴七月七日於緱氏山頭乘白鶴舉手謝時人而去故後
世稱太子之駕曰鶴駕白曰白鶴禁曰鶴禁文王為世子雞

初鳴至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漢成帝為
太子元帝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陳后山曰文
選曲水詩序儲后容括在躬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闥而問豎
註漢書漢太子門名揚子樊龍鱗附鳳翼安弼曰京師既平
以車馬守復以張錫為幕府參謀故以蕭蕭何子房比之錫
備此環侍性簡重好王霸大略始擢為拾遺房瑯琊錫遂為
相高史侯景傳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至潞陽之
敗景乘白馬青絲為轡比祿山也周之宣王漢之光武比蕭
宗也顏延年歌巨地稱皇聲天作主月蠶來賓日際奉上帝
王世紀西王母慕舜之德來獻白環禮運山出哭單註謂若
金雞丹甌六一曰宋文帝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為瑞鮑
照作河清頌東山詩序二章言室家之望汝也後漢李尤歌

安得壯士翻日車劉向說苑武王伐紂風雲齊而來以大雨散
宜生諫曰此非妖欤王曰非也天洗兵也○此詩厭亂思治
欲天洗兵而作也首一節喜皇威之清海賦而言捷報已收
山東惟鄴城未下不日可得以及獨任郭相并宴勞田結之
事已喜皇威言肅宗今收山東以成中興之業常思仙仗言
明皇威幸驪山以致蒙塵之禍是故三年士卒暴露悲笛裏
關山之月萬國生民塗炭傷兵前草木之風第二節紀車駕
還京而言成王郭相光弼思禮二三豪俊之能濟時而蒼生
已寧紫極已正第三節喜中興之業已成而言攀龍附鳳之
徒當知蒙帝力以致為侯王莫誇身強而妄想或之詞也
且關中留蕭相幕下用子房以致亂臣賊子之滅迹而中興
之業喜其已成論之詞也末一節結上三節而言遠人貢

琛諸山呈瑞隱士休歌紫芝曲而遁世詞人解撰河清頌以
紀瑞奈何布穀催耕而田家惜雨今雖鄴城未下不日可克
苟克之則淇上健兒當急歸以慰城南之思婦可也不宜久
勞于外故曰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厭亂思治
之詞也

得舍弟消息

風吹紫荆樹色與春庭暮花落舞故枝風回反無處骨肉恩書
重漂泊難相遇猶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

殊曰周景式孝子傳曰古有兄弟忿欲分異出門見三荆同
株接葉連陰歎曰木猶欣聚況我而殊哉陸士衡豫章行三
荆歡同株註昔有田廣田真田慶兄弟三人欲分其夜庭前
三荆便枯兄弟感歎遂不分樹復榮茂世說人問顧長康哭

桓宣武之狀如何曰鼻如廣莫風眼如懸河決聲如震雷破
山決如傾河注海 此詩首以風吹紫荊樹反覆與喻兄弟
回亂而分散繼以骨肉之恩音書固重而漂泊之際會遇實
難猶有淚成河絕天而注海耳興而賦也杜子諸作惟此有
選詩體制表而趣味殆過之

義鷓行

陰崖有蒼崖蒼崖養子黑柏顛白馳登其巢吞噬恣朝餐雄飛遠求
食雌者鳴辛酸力強不可制黃口無半存其父從西歸翻身入
長烟斯須須健鷓痛憤快所宣斗上挨孤影嗷嗷來九天備鱗
脫巨枝巨頰垢老拳高空得增燈短草辭蜿蜒折尾能一掉飽
腸已皆穿生雖滅衆誰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
空實執身最急難恚怏然功成失所往用捨何其賢近經瀟水

涓此事樵大傳飄蕭覺素髮凜
眇間聊為義鷓行永激壯士肝

欲衝儒冠人生許與分亦在願

趙曰家語孔子見羅者所得雀皆黃口也時可白石勒與李
陽隣居爭涇麻池日相毆擊及貴乃召陽與酣詭引陽臂笑
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洙曰鷓鷓為鷓類也
詩兄弟急難滴水在長安杜陵蘭相如怒髮衝冠○吁義鷓
乃鳥中之魯仲連杜公此行猶太史公之傳贊人無忠肝義
膽者讀此能不有愧於義鷓也耶

端午日賜衣

官衣亦有名端午被恩榮細葛含風軟香羅疊雪輕自天題處
濕當暑著來清意內稱長短終身荷聖情

夢弼曰說文絺葛也給細葛也○此詩第二聯應官衣第

三聯應被恩榮亦有名末言所賜之衣不長不短極是稱適
於是終身感荷聖恩賦也

酬孟雲卿

樂極傷頭白更深愛燭紅相逢難衣之告別莫勿但恐天河
落寧辭酒盡空明朝牽世務揮淚各西東

鶴曰時公自左拾遺為華州司功此詩蓋別雲卿而作也趙
曰晉張華讀史哀之可聽哀之相繼也魯曰張芝云多之不
暇草書公言朋友相知樂極而傷老大悲哀深而愛燭明者
第以相會難繼不可遽別是以但恐天曉寧辭酒盡若明朝
則皆牽世故洒淚而各之西東矣賦也

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問道歸鳳翔乾元自從左
拾遺移華州緣與親故別日出此門有悲往事

此道昔歸順西郊胡正煩至今猶破膽應有未招魂近侍歸京
邑移官豈至尊無才日老老駐馬望千門

卜園曰西京記長安西城有門三中曰金光門公去長安日
陷賊中繼胤歸鳳翔謁肅宗拜左拾遺後以直言出為華州
司功參軍移官豈至尊言非天子意乃讒邪毀傷之也賦也

題鄭縣亭子

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憑高設興新雲巒嶽連臨大路天晴宮
柳暗長春巢邊野雀群斯燕花底山蜂遠趁人更欲題詩滿青
竹晚來幽獨恐傷神

鶴曰鄭縣隸華州嶽蓮西嶽蓮華峰也陝華間有地名大路
晉書檀道濟從劉裕伐姚泓至潼關姚鸞屯大路以絕道濟
糧道是也長春宮在同州朝邑縣去亭子纔一舍○默翁曰

此詩首言鄭將亭子而主意在憑高發興上二憑高所見遠
景興念君也見嶽蓮宮柳猶見君父然三憑高所見近景興
身事也雀欺燕蜂趁人猶同列譜已已被斥逐也未則不勝
其悲遂欲忘言也

望嶽

西嶽峻嶒竦處尊諸峰羅立似兒孫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倒玉
女洗頭盆車箱入谷無歸路箭括通天有一門稍待秋風涼冷
後高尋白帝問真源

（夢弼曰）列仙傳王烈曾搜赤城老人九節蒼藤竹杖行地馬
不能追又華山雲臺上有石盆可容水數斛明瑩如玉俗呼
為玉女洗頭盆華陰縣有車箱谷深不可測又華山下西南
入谷口至天井天井繞容人上下可長六丈餘出井望空視明

如在室窺牖又箭筈峰上有穴纔見天攀緣自穴中而上有
至絕頂者梁昭明詩降道訪真源○此望西嶽華山也言華
山最高且尊而諸峰羅立如子孫然其間有玉女洗頭盆似
靚粧以蠱惑至尊者故言安得仙人九節杖以拄倒之耶殆
以肅宗惑於張良娣聽讒殺子而發此歎繼言車箱入谷雖
無歸路然箭括通天乃有一門且待秋涼則將高尋白帝以
問其源賦無比也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七月六日苦炎熱對食暫噲還不能再愁夜中自足竭况乃秋
後轉多蠅束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來相仍南望青松架短
壑安得赤脚踏層水

（道）茶琰詩飢當食兮不能冷竭放蠅蟲中原有之南中無有

宋曰簿書期會字見漢書神異經北方有層水萬里○詩言
早秋苦熱晝則多蠅而不能食夜則足蠅而不能睡况束帶
欲發狂而大叫且簿書來何急而相仍耶殆言當時多讒多
害且多事故欲以青松架壑而踏層冰耳賦兼比也○默翁
曰首言炎熱欲斷食不能也次承炎熱之外有蠅之衆多
也三承不能食之外又有束帶簿書之相仍也未則欲避去
矣青松架壑與炎熱蠅相反赤脚踏層冰與束帶簿書相
反○對食一句七字中三意

去矣行

君不見韉上鷹一飽則飛制焉能作堂上燕銜泥附炎熱野人
曠蕩無覩顏豈可以在王侯間未試囊中冷玉法明朝且入藍
田山

鮑明遠詩昔如韉上鷹今似檻中猿韉鷹得也前漢書
藍田山出美玉魏李預居長安每羨古人冷玉之法乃採訪
藍田躬往攻掘得者環壁者百餘皆光潤可玩以為骨日服
食之○此詩言士當如韉上之鷹一飽則飛不當為堂上之
燕以附炎熱第五六句接附炎之燕第七八句應一飽之鷹
比燕賦也

雨晴

天際秋雲薄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農塞柳行綠
翠山梨結小紅胡笳樓上鼓一鷹入高空

此詩首言天際雲薄而風從西來則今日晴矣雨雖久並不
妨農事言秋雨久未不生耳也次以塞柳山梨之紅翠快景
末以胡笳發而鷹入高空結之見雲盡烟消而太虛湛然非

晴景坎

初月

光細弦欲上影斜輪未安微升古塞外已隱莫雲端河漢不改色關山空自寒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團

此詠初月首言弦欲上輪未安而光影微細偏斜以形容之次言微升古塞之外已隱莫雲之端書所見也第五句應首聯第六句應次聯末言露下而澤物賦也

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

四鎮富精銳摧鋒皆絕倫還聞獻士卒足以靜風塵老馬夜知道蒼鷹鳥飢著人臨危經久戰用意始知神

詩曰時安西節度李嗣業也唐地志安西節度撫寧西域統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四國故謂之四鎮**書曰**韓非子管仲

後齊桓公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言安西之兵精銳且多皆足以摧鋒靖亂乃以老馬飢鷹鳥比之且曰臨危而經久戰始知其用意之神矣賦兼比也

奇兵不在眾萬馬救中原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孤雲隨殺氣飛鳥避轅門竟日留歡樂城池未覺喧

言奇兵固不在多今安西以萬馬而救中原誠奉至尊則談笑可無河北况其殺氣盛而飛鳥亦避之欤苟若是竟日留歡樂則城池未覺其喧矣賦也

九日藍田崔氏莊

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若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藍水遠移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峰寒明年此會知誰

健醉把茱萸子細看

藍田在長安東南華州去八十里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列子孔子見榮啓期鼓琴而歌曰善乎能自寬者也晉孟嘉為桓溫參軍九日從溫宴龍山風吹嘉帽落溫命孫盛為文嘲之三秦記藍田有洲方三十里其水北流合溪谷之水為藍水藍田山出美玉曰名玉山西京雜記漢武帝宮人賈佩蘭九日佩茱萸飲菊沆酒云令人長壽唐律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皆奇一句之中字皆奇唯子美九日詩云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不徒入句更字之對屬又第一句頃刻變化纔說悲秋忽又自寬以自對君自者我也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傷人為正冠將一事翻騰作一聯又孟嘉以落帽為風流少陵以不落為風流

翻盡古人公案最為妙法藍水遠後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峰寒詩人至此筆力多衰今方且雄傑挺拔喚起一篇精神非筆力拔山不能至此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則意味深長悠然無窮矣此詩首言已奉悲秋而為雀歡飲也次言飲酒不欲落帽友用故事立意新矣三言歡飲之地山川如此也末則有感於山川不改人事多變於是把玩茱萸而致其繾綣交游之義趣味益悽婉矣

崔氏東山草堂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有時自發鍾磬響落日更見漁樵人盤剝白鷗谷口栗飯煮青泥坊底芹何為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閉鎖松筠

夢弼曰長安志藍田縣東有白鷗谷谷有翠微寺谷口出栗

又縣南有青泥水水經註青泥驛在縣郭下王給事主維也
維晚年得宋之間藍田別墅在朝川○首言東山草堂之幽
靜好秋高氣爽而所有之物皆雅淡可愛奈何王給事絆於
榮名而柴門空鎖松筠有愧爾草堂多矣賦也

寄高三十五詹事

安穩高詹事兵戈以索居時來知宦達歲晚莫情疎天上多鴻
鴈池中足鯉魚相看過半百不寄一行書

鮑曰肅宗竒適之才除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輔國忌適毀
之下除太子少詹事李令伯陳情表臣本圖宦達古詩呼童
烹鯉魚中有尺素書○言吾與高為交友兵亂以來離索久
矣年來知爾宦達且復安穩相看皆半百之人交情固不可
疎非無魚鴈何為不寄一行書耶殆責高交情之疎也

遣興三首

蓬生非無根漂蕩隨風天寒落萬里不復歸本叢客子念故
宅三年門巷空悵望若烽火戎車滿關東生涯能幾何常在
旅中

宋曰曹子建詩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何意回飆舉吹我
入雲中高入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願此遊友幸捐軀遠役戎
○此詩以漂蓬北客子之漂泊泊日念故宅門巷之空已三年
矣悵望但見烽火戎車之滿關東知人生能幾何時而常在
旅旅之中耶比而賦也

我今日夜憂諸弟各異方不知死與生何況道路長避寇一分
散飢寒求相望言無柴門歸欲出畏虎狼仰看雲中鴈禽鳥亦
有行

此詩憂諸弟之分散異方不知生死飢寒如何耳豈無梁門
可歸第欲出而畏虎狼也仰望雲中之鴈行乃自歎禽鳥之
不若也賦也

昔在洛陽時親友相追攀送客東郊道遨遊宿南山煙塵阻長
河樹羽成臯問迴首載酒地豈無一日還丈夫貴壯健條成非
朱顏

夢弼曰烟塵阻長河謂屯兵華洛也成臯屬洛陽○此詩念
往昔在故鄉親友追攀迎送會合之樂今也烟塵阻長河而
樹羽成臯之間回首載酒追攀之處豈無一日得還特傷
衰老非少壯耳且向時親友不復得見矣賦也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

去歲茲辰捧御床五更三點入鵷行欲行及趨走傷心地正想氣

氣滿眼香無路後容陪笑語有時顛倒著及後何人錯憶窮愁

日秋日愁陳一線長

鵷行北省言守歲待宴應制詩季冬除夜接新年帝子王臣

上官儀傳造明鵷鷺詩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山谷

云唐齊宮中以女工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日晷增長北常

日增一線之功默翁曰首二句述往事為綱二聯承奉御床

言今日念主上也三承入鵷行言今日念同列也未則托托

同列之相念自傷其窮愁之甚也○此公為華州掾遷冬至

而陳去歲此日入鵷行以捧御床携香炷今也趨走參謁存

主乃懷思之而傷心焉且無路後容陪諸閣老兩院故人之

語笑乃有時顛倒著衣以趨府故我愁如至日之漸長

老有誰能錯憶我之窮愁而慰解之耶賦也

憶昨道遙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龍顏
麟不動爐煙上孔在徐
三兀由來天地極朱衣只在殿中間
孤城此日堪傷
斷愁對寒雲白滿山

鶴曰唐儀衛志朝日殿上設黼及躡席熏爐香案御史大夫
領詹官至殿西廡設官朱衣傳呼從百官就班默翁曰首儀
往年侍朝為題二言朝儀三言朝位末則今日處此不勝悲
念也○此詩言在華州遇至日憶去年今日供奉朝儀之盛
而今日在外故對白滿山之寒雲而斷腸焉賦也

冬末以事之東都湖城遇孟雲卿復歸別顯宅宿宣發
散曰為醉歌

疾尾以擊晴河豚 遊子隔手不相見
出城湖北一開眼駐馬馬
雲卿面向非劉 顯為地主爨迎饒
成高宴劉君歡我携客

來置酒張燈促華饌且將款曲終
今夕休語艱難曲堪飲照室
紅爐促曙光縈窻素月垂文練
天開地裂長安陌寒盡春生洛
陽豈知驅車復同軌可惜刻漏
隨更箭人生會合不可常庭
樹雞鳴淚如綫

夢弼曰唐志湖城縣屬蒲州地有鼎湖即黃帝鑄鼎之地左
傳地主致簡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戰戰酣日莫援戈而揮之
日為之反三合長安西都也有九衢三陌洛陽東都也張衡
古別離曲雞鳴庭樹枝客子振衣起別淚落如綫相顧不能
止○此詩首六句寫題意次六句寫劉侯愛客夜宴之辭情應
第五六句末言兩京復而車同軌矣所可惜者人生會合之
難奈何更漏盡雞既鳴而別淚如綫也言不忍別去之意云
爾

戲贈長歌

姜侯謫贈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河凍未漁不易得鱉水恐
侵河伯官獲人受魚鮫人手洗魚磨刀魚眼紅無聲細下飛碎
雪有骨已剝脊春葱偏勸腹腴愧年少軟炊香飯綠老翁落砧
何曾白絲濕放筋未覺金盤空新歡便飽姜侯德清觴異味情
屢極東歸貧路自覺難欲別上馬身無力可憐爲人好心事於
我兒子真顏色不恨我衰子貴時悵望且爲今相憶

夢弼曰唐志閩鄉縣屬陝州潼關在其境抱朴子馮夷華陰
人渡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周禮天官有內饗外饗掌割烹
深曰七命云范公之鱗出則九溪頰尾丹腮紫翼青鬚命支
離飛霜鏢紅肌綺散素膚雪落希曰禮記冬右腴說者謂冬
時陽氣下在魚腹凡陽氣所在之處肥美故云腴詩既飽以

德左傳必嘗異味○此詩首言設鱸則河凍無魚且不敢斃
冰以取恐侵河伯之官言作鱸之不易也次言鮫人獻魚於
饗人以作鱸言得魚之非常也次言偏勸腹腴軟炊香飯皆
爲我年老故爾復形容其鱸之既細且多次言新歡飽德且
清味異味其情屢至今我東歸雖云貧路欲別上馬奈何衰
老乏力而復留可憐姜侯爲人好心事於我可以見其情真
而無僞故曰不恨我衰子貴時悵望且爲今相憶其題雖云
戲贈然細玩偏勸便飽可憐不恨且爲情屢極好心事真顏
色等語皆感激纏綿不能自已之詞也

戲贈閩鄉秦少府短歌

三年行宮當太白朝回君是同舍客同心不減骨肉親每語見
文商伯今日時清兩京道相逢苦覺人情好昨夜邀歡樂更

無多才依舊能潦倒

夢弼曰北史崔瞻善容止神彩嶷然自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醜藉者為潦倒而瞻終不改焉

李鄠縣文人胡馬行

文人駿馬名胡騶前年避胡過金牛迴鞭却走見天子朝飲漢水莫靈州自矜胡騶奇絕代乘出千人萬人愛一聞說盡急難妙轉益愁向駑駘望頭上銳耳批秋竹脚下高蹄削寒玉始知神龍別有種不比俗馬空多肉洛陽大道時再清累日喜得俱東行鳳臆龍鬣未易識側身注目長風生

鄭曰鄠縣屬長安金牛漢中縣名急難材如劉備之的盧一躍三丈過檀溪以免劉琮之追劉牢之馬跳五丈湖以騰慕容垂之逼也相馬經鳳臆龍鬣言馬胸如鳳馬鬣如龍言其良

馬也○言良馬未易識以比君子未易知也首言文人之胡騶曾避胡而過金牛却自漢水至靈武以見天子朝馳夕到則其才可知文人於是自矜胡騶乃絕代之奇才故乘出而人皆愛之至若說其急難之才則凡馬益不足取也次狀其耳蹄而知龍馬固異於俗馬也未言東京已收復連日喜得與之俱東行乃歎良馬固未易識然其側身注目之間精神自別矣比也

路逢襄陽楊少府入城戲呈楊四負外結

寄語楊負外山寒少發苓歸來稍暄暖當為斲青宜翻動神仙窟封題鳥獸形兼將老藤杖扶汝醉初醒

公自註甫赴華州日許寄負外茯苓鶴曰館字公權華州華陰人肅宗即位館自賊中冒難赴行在除起居舍人知制誥

唐司勳員外郎本草茯苓二月採以鳥獸形者為尚

讀杜詩愚得卷之四

讀杜詩愚得卷之五

古剡單復 陽元讀

乾元二年杜子自東都回華州七月去官客秦州十月往同谷十二月入蜀

觀兵

北庭送壯士魏肅數尤多精銳舊無敵邊隅今若何妖氛擁白馬元帥待彫戈莫守鄴城下斬鯨遼海波

夢弼曰北庭回紇也時送兵五千助討賊書如肅如魏古鼎銘云王命肅臣錫汝和鸞鷩黻彫戈鄴城指相州海鯨喻吐蕃謂鄴城可緩圖當以討吐蕃為急也○詩言回紇助順數既不少蓋其舊時精銳固已無敵則今日邊隅其將若之何我喜懼交至之辭也且妖氛擁白馬而為亂此何時耶元帥

待彫戈而進兵夫何意乎此元帥指回紇將兵之人耳非廣
平王也今鄭季之兵足破鄴城故云莫守而欲斬鯨於遼海
也按十五載十月回紇遣葛邏支將兵入援而吐蕃陷威戎
等軍石堡等城德二載陷西平乾元二年陷河源其勢方
張故有斬鯨之喻

不歸

河間尚征伐汝骨在空城後弟人皆有終身恨不平數金憐俊
邁總角愛聰明面上二三年土春風草又生

鶴曰唐志瀛州為河間郡屬河北祿山反河北諸郡望風在
解公之從弟死於城中至此已經三年公有感而作夢弼曰
數金謂後弟幼時識錢數也詩總角州兮註聚兩髦也○首
言從弟從戎沒于行陣而我有終身之恨也次言從弟後邁

聰明而可憐可愛今汝骨埋沒於空城之中于今三年而宿
草生焉賦也

所思

鄭老身仍竄台州信始傳為農山澗曲卧病海雲邊世已踈儒
素人猶乞酒錢徒勞望斗牛無計斷龍泉

公自註得台州鄭司九消息夢弼曰晉張華傳吳未滅時斗
牛之間嘗有紫氣華問豫章雷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
耳華問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
縣掘獄臺基得一石函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
阿台州屬吳吳牛斗之分野也斷掘也○此詩首言鄭司九
消息中四句即傳之信也未言鄭老之竄台州如龍泉之
埋土中徒望斗牛之間有劍氣然無計可掘而出之賦而比也

獨立

空外一鷺鳥。河間雙白鷗。飄飄搏擊便。容易往來遊。草露亦多濕。蛛絲仍未收。天機近人事。獨立萬端憂。

此言空外一鷺鳥。則飄飄搏擊便。而河間雙白鷗。則容易往來遊。言白鷗不知鷺鳥將擊之也。且曰草露多濕。蛛絲未收。必有幽人受袖而羅織。仍未已者。如太白鄭虔輩。人故曰天機近人事。獨立萬端憂。比而賦也。本趙劉二氏說。

不見。

不見。李生又佯狂。其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

公自註近無李白消息。趙曰箕子被髮。佯狂。按唐史。白以永王璘之累。流夜郎。會赦。放還潯陽。坐事下獄。匡山范傳正以

為綿州彰明之大小匡山。或以為匡廬山。○詩言不見李生。已又然。白之佯狂。誠可哀矣。世人皆欲殺。忌白之才也。吾意獨憐才。愛白之才也。則其佯狂。非真狂。其跡耳。豈不可哀也哉。第三聯言其天姿。並發寵辱兩忘。未則勉其歸隱。母為世人所嫉。則也。

新安吏。

各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吏無丁。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莫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却見骨。天地終無情。我軍取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况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

公自註收京後作雖收兩京賊猶充斥鶴曰唐新安縣屬河南府縣有二鄉師曰使新安吏至無家別蓋紀當時鄴師之潰朝廷調鄴師其益急尔深曰伶僇無成單孤貌就糧練卒此言子儀軍在鄴保河陽留守東都○此詩蓋傷州縣丁壯發盡以及中男且憂王城之難守而作也首言新安點兵縣小無丁府州令選中男然中男短小之甚將何以守王城耶且點行之際中男有瘦有肥有送有否山水之間惟聞哭聲乃謂令莫哭哭何益哉雖天地有好生之德亦終無情以援尔矣今我官軍之收相州日夕望其平復豈意賊之難料官軍不利故潰歸而星散屯營或就糧則近故壘或練卒則依舊城或捩壕或牧馬比日役之輕者况乃王師名正言順而郭僕射待士卒如父兄之於子弟撫養其甚足分明送行者其

勿笑夫言也喻之詞也賦也

石壕吏。

莫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夢得曰石壕屬邠州宜祿縣陝東戍也其地在新安西即石

時也○**田深甫曰**驅民之丁壯盡置死地而又急其老弱雖問左之戍不堪也嗚呼其時急矣哉復按此詩傷其三男盡籍為兵以戍鄴既而二男戰死一男尚存然猶迫其老嫗以供饜嗚呼是誠何心哉首言吏捉人老翁走避老婦出迎吏

振怒而叫呼婦詎言而悲啼且言三男並戍鄴一男書來言
二男新戰以死家中更無它人惟有乳下之孫其母且無完
裙老嫗之身筋力雖云衰朽猶足以備炊爨請送吏去夜久
語畢而聞一聲天明獨與老翁相別也嗚呼傷哉

新婚別

免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結髮為妻
子庶不暖君床莫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
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
有所歸雞狗亦得將君今死生地沈痛迫中腸捨欲隨君往形
勢反蒼黃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
自嘆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仰視百鳥
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錯迂與君永相望

宋白詩言女羅施于松柏毛傳鳥寄生也羅施然松蘿也

蘇武詩結髮為六妻恩愛兩不疑夢弼曰嫜姑之夫也婦人

嫁三月告廟上墳始成婚禮然後稱姑嫜正名也孫武兵書

置之死地而後生此山移文蒼黃反覆漢李陵與單于戰陵

曰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搜得皆斬

之左傳施氏婦曰鳥獸猶不失儼宋玉風賦迴穴錯迂○王

深甫曰先王之政新昏者期不使政出刑名則一切使之而

已此詩所怨盡其常分而能不忘禮義余是以錄復按是詩

道婦人女子所怨之詞情悲惋詳至而能勉夫以正所謂止

乎禮義者也首言免絲之附蓬麻不堪引蔓且曰有女嫁與

征夫不如棄之路傍此怨父母之詞比而賦也次言結髮為

夫妻莫昏晨別無乃太匆忙且君赴河陽行雖不遠特以妾

身未分明其何以拜舅姑於堂上耶此怨夫之詞也次言父母養我之時不容人見既有所歸雖雞犬亦得以將之矣自寬之詞也今君赴河陽誓欲隨之往而形勢蒼黃急迫理有不可行者焉猶豫之詞也既而曰勿爲新昏念努力戎事且婦人在軍中兵氣怒或不揚勉夫以正也又自歎而言我雖貧家之女且亦久致羅襦於是對夫脫羅襦洗紅粧不自爲容身以正也未乃歎禽鳥猶有伉儷何人事友多錯忤別後惟與君永相望耳賦也項溪謂曲折詳至縷々凡數轉微顯條達者是矣

垂老別。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爲用身獨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爲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男兒既介胄長揖別

上官老妻卧路啼歲暮衣裳半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浪士門對其空木園度亦難教其歡下繼死時猶寬人生有離合豈擇衰盛端憶昔少壯日逢迎竟長歎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咽流血川原丹何鄉爲樂土安敢尚盤桓棄絕蓬室居塌然摧肝

夢弼曰長安有杏園土門去京城七十里時史思明殺安慶緒自立爲帝土門杏園皆嚴備以待○此詩寫其老而即戎之心且慷慨不畏縮及叙其夫婦之情濃至可傷尚有貞觀之遺澤在民心者與按古者六十不從戎今也四郊多壘子孫陣亡已盡故垂老從軍投杖出門而同行者爲之悲傷尚幸我有牙齒存而所憂者骨髓乾而枯朽焉耳且男兒既已介胄乃長揖別上官而即戎然我老妻不知此是死別尚猶

卧啼傷我衣之單寒仍勸加飡焉况土門杏園在長安壁壘
堅而難度其勢不比鄴城師潰縱死比向時猶寬也大抵人
生有離有合豈擇老少故憶壯年乃遲回而長歎耳今也萬
國盡征戍處烽火積屍流血則何鄉為樂一耶是以投
杖出門而不敢盤桓也雖云棄絕蓬室而即戎然猶自傷而
肝肺摧折焉賦也

無家別。

寂室天寶後園廬但首藜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
息死者為塵泥賤子曰陣敗歸來尋舊處又行見空巷日瘦氣
慘悽但對孤與狸豎毛怒我啼四隣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
戀本枝安辭且窮棲方春獨荷鋤且具還灌畦縣吏知我至名
令習鼓鞞雖役本州役內顧無所攜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

家鄉既遠盡遠近理亦齊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谿生我不得
力終身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況心蒸黎

鶴曰天寶十四載至乾元二年是五年也○此詩言天寶後
有陣敗來歸而家破人亡但見園廬在高藜中而狐狸怒啼
四隣之在者惟一二老寡妻耳况宿鳥猶戀故枝我何辭焉
且將窮棲荷鋤灌園以治生未幾而縣令又召我令習戰雖
行役不遠止在本州然內顧無妻子骨肉之可携家既遠盡
遠行近行一也但我所深恨者有長病之母死委溝谿亦已
五年生我身不得我奉養之力而抱終天之痛矣若人生無
家可別何以爲民哉賦也

夏日歎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中樹朱光徹厚地鬱蒸何由開上蒼久無

雷無乃彌令乖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黃埃飛鳥苦熱死池魚涸
其涯萬人尚流穴舉目唯高萊至今大河北盡作席與豺沿蕩
想幽劍王師安在哉對食不能食我心殊未諧眇然貞觀初難
與數子借

鶴曰按史是年三月丁亥以旱降死罪流以下舊史云四月
癸亥以久旱徙市雩祭祈雨夢弼曰夏日出良東北也中街
黃道之所經也楚詞陽景其朱光漢光武詔曰流穴道路
朕甚愍之詩曰太宗貞觀初輔相得房社王魏之賢以致太
平公蓋傷今思古也○此詩蓋傷民尚流散而旱乾又苦此
故作是詩也首言夏日晒徹厚地而鬱蒸不雨次言天久無
雷豈人君彌令之乖戾耶且雨下不能潤物而良田起黃埃
也次言旱甚而魚鳥不能存且民猶流穴舉目不見禾稼

止見言東次言河北之民盡為寇盜幽劍尚未歸順而王師
其安在哉於是夏多深而對食不能食乃思貞觀君臣之政
化焉賦也

夏夜數。

永日不可莫炎蒸毒我腸安得萬里風飄飄吹我裳昊天出葉
月茂林延踈光仲夏苦夜短開軒納微涼虛明見織毫羽蟲亦
飛揚物情無巨細自適固其常念彼荷戈士窮年守邊疆何由
一洗滯執熱互相望竟夕擊刁斗喧聲連萬方青紫雖被體不
如早還鄉北城悲笳發鶴鶴踊且翔况復煩促倦激烈思時康
沫曰漢李廣傳註刁斗以銅作鑊受一斗書及飯食夜擊持
行張茂先詩煩促每有餘蘇子卿詩長歌正激烈○此詩言
永日既苦熱所幸夜納微涼足以自適曰念荷戈之士守邊

之苦而思時康也首言永日苦炎熱而思涼風次言月明納
微涼而苦夜短次言月之虛明而羽蟲飛揚纖毫畢見且物
無大小皆欲自適次乃念荷戈之士終年守邊如執熱而不
以濯且終夜擊刁斗而聲連萬方雖榮被青紫亦不如早還
鄉之為樂也既而北城起悲笳而鶴鶴飛鳴况復倦於煩促
乃激烈而思時之康泰焉賦也

立秋後題

日月不相饒節序昨夜隔玄蟬無停彌秋燕已如客平生獨往
頽惆悵年半百罷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

洙曰陶淵明歸去來辭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鶴
曰按公傳公為華州司功屬關輔飢棄官去客秦州是詩欲
棄官時作也○此詩言日月于邁歲不我與玄蟬之彌無停

此人不知止而秋燕已如歸客之興不可以留此人當識時
奈何平生隱居獨善之志不遂而年幾半百為可恨爾今也
罷官亦由它人何事此心反為形所役耶

赤谷西崦人家

躡險不自安出郊已清目溪迴日氣暖逕轉山田熟鳥雀依茅
茨落籬帶松菊如行武陵莫欲問桃源宿

師曰地志秦州有崦嵫山在赤谷之西曹操與劉備戰于此
谷川水為之丹曰彌赤谷洙曰晉陶淵明桃源記晉太康中
武陵人捕魚沿溪而行忽逢桃林夾岸漁人異之復行窮林
見一山便從山口入土地平廣邑屋連接黃髮垂髫怡然自
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邀還家設酒食自云先世避秦
亂來此不知有漢無論晉魏也漁人數日辭去既出迷不復

得路

昔遊

昔謂華蓋君綠袍崑玉脚人棺已上天白日亦寐寔曾升良岑
頂巾几猶未却弟子四五人入來淚俱落余時遊名山敬輒在
遠望長觀遠夙頌含悽向寒廓林昏罷幽磬竟夜伏石閣王喬
下天壇微月映皓鶴晨溪響虛駛歸徑行已昨豈辭青鞋脰悵
望金匕藥東蒙身舊隱尚憶同志樂伏事董先生於今猶蕭索
胡為客關塞道意久衰薄妻子亦何人丹砂負前諾雖悲髮鬢
絲才憂筋力弱杖藜望清秋有興入廬霍

夢弼曰華蓋山在伊洛間周王子喬養道于此後昇仙跡華
蓋君天降玉棺於堂上喬遂沐浴卧其中由是尸解沫曰良
岑東北之岑也離騷朝啟輒於蒼梧謝靈運詩引領冀良觀

董先生即衡陽董鍊師京威也謝玄暉詩有情知望鄉誰能
鬢不變希白廬山在九江霍山即南岳衡山也

佳人。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夷落依草木關中昔喪
亂兄弟皆散後復得官言何足論不得收骨肉世情惡衰歇萬事隨
新。夫若何也。見新人美如玉合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
新人美者願如玉本草合歡即戎合也一名合昏其葉至昏
時。日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代而獨立詩皎二白駒在
空谷石季倫王昭君詞序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
家子配為關中即長安沈休文詩長安輕薄兒古詩燕趙多
佳人美者願如玉

即合故名鴛鴦。其類雖未嘗相離，人得其一，一思而死，故謂之匹鳥。東方朔《十洲記》：「重覆母以賣珠為事，詩終朝采綠不盈一掬。」○此詩首言有絕代之佳人，乃幽居於空谷之中，且自言「我是良家女子，今却零落而依乎草木，耳應第二句也。次四句應良家女子，以四句言零落之由，次以合昏之知時鴛鴦之有偶，喻夫有之。薄動植之不若也。次以泉之在山，出山喻婦人之出處。出棄今既被出，惟餘侍婢賣珠以給食，寧難以緝，至為尔末言摘花不插髮，弗為容也。采柏倚竹以清苦自守也。斯人也，豈非絕代之佳人乎？是詩豈以當時賢者在朝，居位曰亂，被棄無人為之昭雪，而甘於清苦自守者，作此以美之，故或曰賦也。實有是事而紀之，也是皆可書也。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

天台隔三江，風浪無晨莫。鄭公縱得歸，老病不識路。昔如水上鷗，今如冢中鬼。性命由天，人悲辛。但狂頭山鬼，獨一脚，躡地長如樹，呼彌房，孤城歲月誰與度。後來禦魑魅，多為才，名議夫子稀。阮逸更被時俗惡，海隅微小吏，眼暗髮垂垂。黃帽暎青袍，非徒折腰具，平生一杯酒。見我故人，遇相望無所成。乾坤莽迴互，師曰：天台山在台州三江一錢塘二揚子三吳淞，且兔吾也。九歌有山鬼，博物志一足曰夔，同兩也。蝮天蛇也。左傳：舜流四凶，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嵇阮晉嵇康阮籍也。陶潛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此公以鄭處坐汙賊，貶台州司戶，懷之不能自己，而作是詩也。首言台州之隔三江，且風波不息，縱使鄭公得歸，老病亦不識路矣。鄭也昔如鷗之

浮水今如鬼之在且性命由它人悲辛但狂顧耳次言山鬼
腹蛇傍孤城而踰城誰與度哉矧後來御魘魅者多為
才名所誤今夫子乃袖阮之流更被時俗所惡故垂老貶台
州司戶且黃帽青袍又非折腰之具但平生嗜酒與我最相
得今也相望各無所成則乾坤莽迴互若無所容其身焉賦
也 同音經續音補

遺興五首

蟄龍三冬卧老鶴萬里心昔時賢俊未遇猶視今嵇康不得
死孔明有知音又如隴底松用舍在 尋大我霜雪餘歲久為
枯林

夢獨曰晉嵇康字叔夜鍾會以佳憾言於文帝曰嵇康卧龍
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願以康為慮耳曰諸康欲助母立儉

遂刑之東市漢諸葛亮字孔明躬耕隴畝徐庶言於先主曰
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
見○言昔之賢士未遇則如蟄龍之卧老鶴之翔言擇君而
後之也然同稱卧龍奈何却夜不得其死而孔明特遇知音
得行所志言遇不遇如何耳又如隴底之喬松用舍在匠石
之所尋求焉用則為棟梁舍則成枯株而已今之視昔亦猶
後之視今此公自遣其興云耳

昔者龐德公未嘗入城府襄陽者舊聞處士節獨苦豈無濟時
策終竟畏羅罟林茂鳥有歸水深魚知聚舉家隱鹿門劉表焉
得取

注曰後漢逸民傳龐公襄陽人居峴山南未嘗入城府夫妻
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

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公咲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莫而
得所栖童童龍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趨舍行止亦人
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所栖而已曰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
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良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
子孫乎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
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攜妻子登鹿門山曰采藥不
友○言龐公有濟世之策終畏羅罟而不肯出仕故處士之
中其節獨苦蓋林茂水深則魚鳥之所歸往今也天地閉而
賢人隱是以舉家隱於鹿門雖劉表亦不能屈致之矣此亦
公自比以遺其興爾
商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
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

夢弼曰按陶淵明集有責子詩云白髮被兩鬢肌膚骨不復實
雖有五男兒摠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
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二不識六典七通子垂九齡但
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盃中物又有命子詩云夙興夜
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為我○言陶公雖為避俗之士
然亦未必能達道何哉觀其飲酒諸詩頗亦恨其枯槁焉若
達生之人豈是足哉蓋默識不早故爾然有子之賢與愚何
其掛懷抱哉

質公雅吳語在位常清狂上疏乞骸骨黃冠歸故鄉爽氣不可
致斯人今則亡山陰一茅宇江海日淒涼

洙曰唐賀知章字季真越州人性曠夷善談說陸象先曰季
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開元間遷禮部侍郎

兼集賢直學士一日併謝宰相嘗稱曰賀公兩命之榮足為光寵晚節尤誕放自號四明狂客為秘書外監天寶初夢游帝居寤乃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許之賜鏡湖一曲世說劉真長見王丞相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荅曰未見它異唯聞作吳語耳王微之為桓冲參軍冲嘗謂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微之初不酬荅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山陰在會稽之北故名○言賀公居官善吳語而清狂晚乃上書告老為道士歸故鄉詔賜鏡湖一曲今也斯人已亡清爽之氣不可致矣故其茅宇亦日就淒涼無復江海瀟灑之風矣

吾憐孟浩然袒褐即長夜賦詩何必多往凌鮑謝清江空暮魚春雨餘甘蔗每望東南雲令人幾悲吒

鶴曰唐舊史孟浩然如襄陽人隱鹿門山以詩自適年四十遊京師應進士不第張九齡署為從事與之唱和不顯達而卒南史范曄在獄中為士題扇曰即長夜之悠二鮑謂明遠謝謂三謝○言孟浩然吾憐其不達而死然其賦詩不多而往往凌轢鮑謝且以漁釣藝圃自適非清修之士能之乎故望雲而悲吒為賦也

秦州雜詩二十首

滿目悲生事日人作遠遊遲迴度隴怯浩蕩及關愁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西征問烽火心折此淹留

夢弼曰唐志秦州天水郡屬隴右道三秦記隴西關其坂九迴不知高幾百丈望秦川長安如帶深且秦有魚龍川鳥鼠谷鳥鼠即禹貢鳥鼠同穴之地別賦心折骨驚○言生事滿

目可悲悲字乃一篇骨子曰人作遠遊度隴法及關愁水落山空而問西征之烽火皆滿目可悲之事故此淹留而心折也此淹留結作遠遊心折結悲字賦也

秦州城北寺傳是隗囂宮苔蘚山門古丹青野殿空月明垂葉露雲逐度溪風清渭無情極愁時獨向東

洙曰後漢隗囂據隴西天水郡城北寺即其故居也首陽山渭水所出寺枕秦山下接渭水水流長安

州圖領同谷驛道出流沙降虜蕪千帳居人有萬家馬騎朱汗落胡舞白題斜年少臨洮子西來亦自誇

鶴曰秦州都督府領天水隴西同谷三郡圖謂圖志也使吐蕃近贊普牙帳曰勒令驛吐蕃貴人處于大氈帳南史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入貢註白題胡名也其俗以白氈塗其額也

臨洮郡屬隴右其土人勇勁可備守禦○言秦州蕪領同谷而其驛道可出流沙故以降虜承第二句居人應首句也其

下皆言驛道所見之事而西來之臨洮子亦自誇其勇悍賦也

鼓角緣邊郡川原欲夜時秋聽戍地發風散入雲悲抱葉寒蟬靜歸山獨鳥遲

言鼓角於緣邊之郡欲夜之時聽之則戍地發而入雲悲矣蟬靜鳥遲應欲夜時末言不獨秦州有鼓角之聲而萬方一

際則吾道其窮矣南使宜天馬由來萬匹強浮雲連陣沒秋草徧山長聞說真龍

種仍殘老驪驕哀鳴思戰鬪迥立向蒼趙曰漢張騫使西域初天子發易卜之曰神馬當從西北來

騫還得烏孫馬名曰天馬唐人語以餘為殘鶴曰秦州有馬

池源出嶺冢山又開山圖云隴西神馬山有泉乃龍馬所生
城上胡笳奏山邊漢節歸防河赴滄海奉詔發金微士苦形骸
黑林疎鳥獸稀那堪往來戍恨解鄴城圍

鶴曰滄海本渤海郡去海為近通典羈縻州有金微隸振武

軍洙曰鄴城時為史思明所據○言城上胡笳發則山邊漢

節歸於是奉詔發金微之卒赴渤海而防河也形骸黑而士

卒勞苦鳥獸稀而林木疎少故不堪於往來征戍而恨解鄴

城之圍也蓋言鄴圍若不解豈令吾遠戍哉賦也

莽萬重山孤城山谷間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屬國歸何

晚樓蘭斬未還烟塵獨長望衰城正摧顏

洙曰漢蘇武使匈奴歸拜為典屬國傳介子傳先是龜茲樓

蘭嘗殺使者介子持節至樓蘭刺樓蘭王持首還詔封介子

為義陽侯○言秦州在萬山之間正當關塞之要衝乃怪屬

國之歸何晚第樓蘭之斬未還爾故老我獨長望於烟塵之

際而悲傷也

道尋源使後天此路回牽牛去幾許宛馬至今來一望幽燕

阻何時郡凶開東征健兒盡羌笛暮吹哀

宋曰張騫傳騫使西域窮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女織

於室丈夫牽牛飲河問此是何處答曰可問嚴君平騫使西

域言大宛多善馬武帝求馬於宛不肯與乃以李廣利伐宛

宛遂出其馬○言聞道漢使乘槎經天漢使西域而宛馬來

今也一望則幽燕隔絕郡國何時其開通耶且東征之健兒

已盡故羌笛暮吹而可哀也蓋傷無使以喻德意無兵以征

不庭爾

今日明人眼臨池好驛亭業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稠疊多幽
事喧呼使星老夫如有此不異在郊坰

後漢李邵善河圖風星和帝遣使者徵服單行觀采
風謠使者富到益部投邵候舍時夏夕露坐邵曰仰觀問二
君故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使耶二人驚問何以知之邵指星
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晉天文志流星天使
也邵音洽

雲氣接崑崙淅淅塞雨繁羌童看渭水使客向河源煙火軍中
幕牛羊嶺上村所居秋草淨正閉小蓬門

爾雅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
蕭蕭古塞冷漠漠秋雲低黃鵠翅垂雨蒼鷹飢啄泥薊門誰自
北漢將獨征西不意書生耳臨哀厭鼓鞞

誰自北言收復幽薊者誰也漢岑彭為征西將軍言
討吐蕃也○言古塞兮而秋雲低雲低而雨作故黃鵠蒼鷹
不得食薊門誰自北而行師漢將獨征西而出塞然我不意
老而厭亂如此蓋傷久亂而文武百官皆困於征役妖氛未
息乃厭鼓鞞尔比而賦也

山頭南郭寺水躡北流泉老樹空庭得清渠一邑傳秋卷危石
底晚景卧鍾邊俛仰悲身世溪風為颯然

秦州記天水縣界無山有水一派北流入長道縣界
傳道東柯谷深歲數千家對門藤蓋瓦暎竹水穿沙瘦地翻宜
粟陽坡可種瓜船人近相報但恐失桃花

秦州有東柯谷西枝村末句借用桃源事

萬古仇池地清通小有天神魚人不見福地語真傳近接西南

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

唐志成州同谷縣有仇池與秦城接壤**仇池**有九十九泉而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世傳仇池有地穴通小有洞中出神魚食之者仙**末句**公有卜居之意未暇泛滄海悠悠兵馬間塞門風落木客舍雨連山阮籍行多興龐公隱不還東柯遂踈懶休鑷鬢毛班

晉阮籍時率意命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痛哭而反言未暇泛海而悠悠於兵馬間者以塞門客舍風雨多故也昔阮籍之行多興龐公之隱不還吾將遂踈懶於東柯休鑷白而隱處不必浮海矣

東柯好崖谷不與衆峰群落日邀雌鳥晴天卷片雲野人吟險絕水竹會平分采藥吾將老童兒不遣聞

水竹會平分謂谷中之人以竹筒引水也

遠秋陰易夕不復辨晨光蒼雨亂林幔山雲低度塲鷓鴣窺澗井蛙上深堂車馬何蕭索門前百草長
地僻秋將盡山高客未歸寒雲多斷續邊日少光輝整三急烽常報傳聞檄屢飛西戎外勢固何得近天威

說文檄以木簡書長尺二以徵軍也若有急則插以雞羽謂之羽檄**唐書**長尺二以徵軍也若有急則插以雞羽謂之羽檄**唐書**長尺二以徵軍也若有急則插以雞羽謂之羽檄**唐書**長尺二以徵軍也若有急則插以雞羽謂之羽檄

且吐蕃外甥何得相犯耶以義責之賦兼比也
鳳林戈未息黃海路常難候火雲峰峻懸軍幕井乾風連西極

勅曰過北庭寒故老思飛將何時議築壇



唐志河州有鳳林縣北有鳳林關魚海縣名郭子儀取

魚海五縣是也李廣為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軍漢高

帝築壇拜韓信為大將軍○此公傷邊庭未靜而思拜李廣

為將以征之賦也

唐堯真自聖野老復何知曬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歲書聞禹

允讀記憶仇池為報鵲行舊鵲巢在一枝



唐堯謂肅宗野老公自謂也○君自聖而忠謹不聞

微言以託諷也陳情表內無應門五尺之童高允在會稽山

禹歲書之所仇池記云仇池百頃周四千四百步東西二

門莊子鵲巢林不過一枝

野望

秋望不極迢遞起曾陰遠水兼天淨孤城隱霧深葉稀風重

落山迥日初沉獨鶴歸何晚已滿林

此詩首四句交加相應第三聯結上起下末言獨鶴之歸何

晚而昏鴉之栖已滿林矣皆寫野望之景物也

天末懷李白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鴻鴈幾時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

達魑魅喜人過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

希曰陸士衡詩借問欲何為涼風起天末楚屈原自沉汨羅

而死○此詩殆傷太白流夜郎而懷之欷興而賦也

天河

常時任顯晦秋至最分明縱被微雲掩終能永夜清含星動雙

關伴月落邊城牛女年一度何曾風浪生

趙曰齊諧記桂陽成武丁有仙道謂其弟曰織女當渡河諸
仙悉還宮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荅曰織女暫詣牽牛○此
公詠天河以自喻言天河常時雖有明晦然秋至則愈明而
不可掩或含星而動雙關或伴月而落邊城或渡牛女則風
浪何曾起耶其忠愛之情藹然見於言外比也

東樓

萬里流沙道征西過此門但添新戰骨不返舊征魂樓閣凌風
迫城陰帶水昏傳聲看驛使送節向河源

趙曰征西謂時遣使與吐蕃和好故末句借張騫奉使事○
此傷邊庭不靜今也傳聲朝廷遣使與吐蕃修好庶幾息華
夷生靈戰伐之苦坎賦也

山寺

野寺殘僧少山園細路高麝香眠石竹鸚鵡啄金桃亂水通人
過懸崖置屋翠上方重閣晚百里見經臺

夢弼曰天水圍經隴城縣東柯谷之南麥積山有瑞應寺山
形如積麥佛龕刻石閣道縈繞上下十餘尺山下水縱橫可
涉東柯僧院甚有幽致高檻可以眺遠虛窓可以來風遊人
如市麝香鹿類石竹繡竹花也鸚鵡隴右所產也金桃色如
杏七八月熟書亂于河詩涉渭為亂爾雅正絕流曰亂

貽阮隱居

陳留風俗衰人物世不數塞上得阮生迥繼先父祖貧知靜者
性自益毛髮占車馬入隣家逢高鬢環堵清詩近道要識字用
心苦尋我草徑微寒裳踏寒雨更議居遠村避喧甘猛虎足明
箕穎客榮貴如糞土

夢弼曰晉阮籍陳留尉氏人其族系盛踰南北阮當世推為
人物第一塞上指秦隴也高士傳張仲蔚之居蓬蒿沒人唐
人詩多綺麗惟昉詩有理趣宋曰昉善篆隸故云識字用心
苦箕山潁水許由巢父隱處也○此詩美阮隱居不事榮名
而作也首言往時陳留阮氏世推為人物第一今也陳留風
俗既衰世莫比數近於塞上得昉遠能繩厥祖武然昉之食
貧豈我知其為靜者之性雖毛髮益自古朴故車馬入隣人
之家而蓬蒿翳其環堵為日清詩近理而於字學用心獨苦
然常過我不避泥濘更欲移居遠村以避喧囂而甘猛虎於
此足以明其為巢許之流以其能泥塗軒冕故爾賦也

後人覓小胡孫許寄

人說南州路山後樹懸舉分不聞若款為寄小如拳預西愁胡

面初調見馬鞭許求晚慧笑者童稚捧應顛

秋日阮隱居致薤三十束

隱者柴門內畦蔬遠舍秋盈筐承露薤不待致書求束比青芻
色圓齊玉筋頭衰年關隔冷味暖併無憂

夢弼曰本草薤性溫補

薤

較其自僻遠又非珠玉裝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芒虎氣必騰
龍身寧又藏風塵苦未息持汝奉明王

趙曰晉張華見斗牛間常有紫氣問雷煥煥曰寶劍之精上

徹於天耳即補煥為豐城令掘縣獄基得雙劍留一自佩送
一與華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其子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
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但見兩龍各長數丈於是失

劍○此詩首四句問之之詞末四句答之之詞賦也

銅餅

亂後碧井廢清時瑤殿深銅餅未失水百丈有哀音側想美人
意應悲寒勢况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黃金

師曰銅餅所以汲井而濟人者以喻賢者宣君之恩以及衆
也世亂則棄捐於寒勢時清則收用於瑤殿夢弼曰風俗通
發取地修井也未向謂井中或得斷叙遺珥如蛟龍之狀者
○復按此詩首四句言銅餅當清平之時用以汲井於瑤殿
之中而離轆有聲及亂後餅既失水而碧井亦廢矣末四句
言美人側想其廢棄聚磚修井而出之則銅餅蛟龍之文雖
半缺落然得折黃金以修補之尚可用也

寓目

一縣蒲葑秋山首宿多關雲而帶雨塞水不成河羌女輕烽
燧胡兒制駱駝自傷蓬莫眼喪亂飽經過

洙曰西域人好飲葡萄酒馬公良首宿永微圖經曰蒲葑生隴
西五原燉煌山谷今處有之○言蒲葑首宿胡兒羌女皆
非中國所有今也無處無之故曰自傷蓬莫眼喪亂飽經過
也題曰寓目有以哉左傳僖二十八年子玉請戰曰請與君
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

即事

聞道蒼門破和親事却非人憐漢公主生得渡河歸秋思拋雲
髻腰支贖寶衣群凶猶索戰回首意多違

鶴曰蒼門回紇也是年八月公主以無子得歸○時史朝義
誘回紇入寇索戰而和親之事非矣故人憐公主之歸拋雲

髻贖寶衣而以回首意多違結之其憂國之心見于辭氣之表惟須溪謂腰支語不典豈其所以賦漢公主者耶評得是

歸燕

不獨避霜雪其如儔侶稀四時無失序八月自知歸春色豈相訪衆雖還識心故巢倘未毀會傍主人飛

言歸燕知時識機不忘故主是以秋歸而春來尚舊巢未毀會傍主人而飛矣喻君子能知時念主比也

促織

促織甚微細哀音何動人草根吟不穩床下夜相親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晨悲絲與急管感激異天真

言促織之為物甚微而其哀音何能動人若是耶蓋自在野至於床下其聲豈得不動人乎第二聯應哀音第三聯應動

人未以悲絲急管皆能動人而天真之於人為則異耳賦也

螢火

幸曰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

言螢火幸托腐草以生不敢近太陽而飛隨風帶雨故示足以臨書卷有時能點客衣尔苟十月霜重則亦不知所歸矣夫螢陰物也公托之以比小人能眩昏暗之主不敢近聖明之君尔因即回徐辟求見孟子之因因猶托也

蕪葭

摧折不自守秋風吹若何暫時於載雪幾處葉沉波體弱春苗早護長夜露多江湖後搖落亦恐歲蹉跎

言蕪葭當秋風吹之則摧折不能自守雖暫時於載雪然處

處葉沉波矣應首二句次言春來其苗生長而多雨露在江
湖雖後搖落亦恐歲莫摧折不能自守匹喻小人雖得志一
時終不免淪胥以亡耳比也

苦竹

青真亦自守軟弱強扶持味苦夏蟲避叢叢卑春鳥疑軒墀曾不
重剪伐欲無辭幸近幽人屋霜根結在茲

日莫

日落風亦起城頭烏尾訛黃雲高未動白水已揚波羌婦語還
哭胡兒行且歌將軍別上馬夜出擁彤戈

脩可曰漢文帝時京師童謠云城上烏尾畢通后山曰訛以
言驚動也○此詩主意在首一句其下三句應風起後四句
應日落言日落風起而烏尾訛雲未動而水揚波當是時羌

婦哭胡兒歌則將軍擁彤戈別上馬而夜出烏賦也

夕烽

夕烽來不近每日報平安塞上傳光小雲邊落點殘照秦通警
急過隴自艱難聞道蓬萊殿千門立馬看

夢弼曰唐六典鎮戍烽候所至大率相去三十里每日初夜
放烟一炬謂之平安火○言夕烽之來甚遠曾每日報平安
然聞宮闕之內立馬以望吁此何時哉首二句生中四句而
以聞道蓬萊立馬看結之詞不迫而意獨至賦也

秋笛

清商欲盡奏奏苦血露衣他日傷心極征人白骨歸相逢恐恨
過故作散聲微不見秋雲動悲風稍飛

此詩首二句乃一篇之主次聯承之後四句應首句亦傷時

之作賦也

擣衣

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已近苦寒月况經長別心寧辭擣衣
倦一寄塞垣深用盡閨中力君聽空外音

夢弼曰蔡邕上疏云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置殊
俗○此言夫出戍婦居室婦曰授衣之時念夫征戍之苦也
賦也

月夜憶舍弟

戍鼓斷人行秋邊一雁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有弟皆分
散無家問死生寄書長不達况乃未休兵

鶴曰時公之二弟在河南齊許二州○此詩前四句言月夜
後四句意舍弟蓋以嚴傲之際行人斷絕所聞見者唯雁聲

月露耳於是念諸弟之分散而存亡不知况兵戈未定而寄
書不達其何以爲懷哉賦也

遣興

干戈猶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淚露襟血梳頭滿面絲地卑荒野
大天遠莫江遲衰疾那能久應無見汝期

言干戈未定而弟妹分離且已衰老多病非久於人世者柰
何天地闊遠恐無相見之期故傷悲而血露衣爾賦也

夢李白二首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慟々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人入我
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林青魂返關
塞黑今君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見顏色水深
波浪闊無使蛟龍得

趙曰白坐求王璘事當誅郭子儀請解官贖罪詔長流夜郎
會赦還潯陽復坐事下獄潯陽郡今江州屬江南道洙曰楚
辭湛々江水兮上有楓林宋玉神女賦其始來也耀乎若白
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此言悲莫悲
於生別離今也白在江南而無消息安得不常惻々耶是以
入我之夢顯我相思之深然又恐非平生之魂殆以其路遠
不可測耳且魂之來自潯陽而楓林青魂之反自秦州而關
塞黑今君既在夙羅之中何以有羽翼而來去耶故曰落月
滿屋梁猶疑見顏色乃祝之曰水深且闊慎勿爲蛟龍所得
此愛之々深而不能自己之情也賦也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二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告歸常局
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出門搔白首苦負平

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顛顛孰云綱恢々將老身反累千秋
萬歲名寐寔身後事

洙曰古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老子天綱恢々踈而不
漏晉張翰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阮籍詩千秋
百歲後榮名安所之○此言浮雲行而遊子不來今我頻夢
君乃見其情之相親不我遐棄然數見其告歸之際常局促
而不寧苦道往來之艱難殆江湖多風波之險而舟楫恐有
失墜耶故於出門又以負平生志而搔白首焉且冠蓋滿京
華何斯人獨顛顛如是哉誰言法網之恢々而白將老其身
反爲所累雖有身後之名將安用耶

遣興三首。

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風悲浮雲去黃葉墜我前朽骨穴螻

蟻又為蔓草纏故老行嘆息今人尚開邊漢虜互勝負封疆不
常全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

脩可曰莊子在上為鳥為食在下為螻蟻食洙曰恨賦蔓草
縈骨拱木斂視史記廉頗者趙之良將也○此詩傷今懷古
賦也

高秋登寒山南望馬邑州降虜東擊胡壯健盡不留穹廬塞牢
落上有行雲愁老弱哭道路願聞甲兵休鄴中事反覆死人積
如立諸將已茅土載驅誰與謀

鶴三唐志羈縻州有馬邑州在秦成二州山谷間**洙**曰降虜
東擊胡謂回紇助順收復京師遂進收東都穹廬旃帳也茅
土謂封建諸侯○此詩傷今賦也

豐年孰云遲甘澤不在早耕田秋雨足禾黍已暎道春苗九月

交頰色同日老勸汝衡門士勿悲尚枯槁時來展材力先後無
醜好但訝庶皮翁忘搃對芳草

鶴四按史乾元二年春旱故有甘澤不在早之句而曰以興
衡門之士也**洙**曰列仙傳庶皮翁菑川人少為府小吏機巧
舉手成器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乃白府君請木一斤
斧作轉輪懸閣數十日梯道四門成上其巔作茅舍留止食
芝草飲神水百餘年下賣藥於市○此詩思濟世之士以靖
亂比也

國



Handwritten text or markings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strip.

